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經學通論

(二)

皮錫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經學通論

(二)

皮錫瑞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經學通論

詩經

論詩比他經尤難明其難明者有八

詩爲人人童而習之之經而詩比他經尤難明其所以難明者詩本諷諭非同質言前人既不質言後人何從推測就詩而論有作詩之意有賦詩之意鄭君云賦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詩有正義有旁義有斷章取義以旁義爲正義則誤以斷章取義爲本義尤誤是其義雖並出於古亦宜審擇難盡遵從此詩之難明者一也漢初傳經皆止一家易出田何書出伏生惟詩在漢初已不名一家申公轅固生韓嬰魯齊韓詩並號初祖故漢十四博士其先止分五經書惟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其制最善後又分出家數易有施孟梁邱京氏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其實皆不必分惟詩三家同爲今文所出各異當時必應分立後人不可併爲一談而專家久亡大義茫昧此詩之難明者二也三家亡而毛傳孤行義亦簡略猶申公傳詩疑者則闕弗傳未嘗字字解釋後儒作疏必欲求詳毛所不言多以意測或毛義與三家不異而強執以爲異軌途旣別溝合無由此詩之難明者三也鄭君作箋以毛爲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鄭改經字多因魯韓所謂下己意者或本三家或創新解鄭學雜糅今古難盡剖析源流此詩之難明者四也他經之疏專主一家惟詩毛鄭並行南北同尙唐作正義兼主傳箋毛無明文而孔疏云毛以爲者大率本於王肅名爲申毛實則申王王好與鄭立異或毛意與鄭不異又強執以爲異旣分門戶

未易折衷。此詩之難明者五也。歐陽修詩本義始不專主毛鄭。宋人競立新說。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概抹撥。案朱子集傳。間本三家。實亦有勝於毛鄭者。而漢宋強爭。今古莫辨。此詩之難明者六也。宋人疑經。至王柏而猖狂已極。妄刪國風。進退孔子。國初崇尚古學。陳啓源等仍主毛詩。後有戴震。段玉裁。胡承珙。馬瑞辰諸人。陳奐。毛氏傳疏尤備。然毛所不言者。仍不能不補以箋疏。或且強韓同毛。乾嘉崇尚今文。齊詩久亡。孤學復振。采輯三家詩者甚夥。陳喬樞魯齊韓詩遺說考尤備。然止能搜求斷簡。未能解釋全經。毛既簡略不詳。三家尤叢殘難拾。故於毛鄭通其故訓。於三家莫證其微言。此詩之難明者七也。三家序亡。獨存毛序。然序亦不盡出毛公。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鄭於絲衣又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後人遂謂序首句毛公作。以下衛宏續作。或止用首句而棄其餘。或並首句不用。宋王質鄭樵朱子皆不信毛序。近人申毛者以序傳爲一人所作。然序實有不可盡信者。與馬鄭古文書序同。究竟源自西河。抑或出於東海。此詩之難明者八也。

論詩有正義有旁義。卽古義亦未盡可信。

說經必宗古義。義愈近古。愈可信據。故唐宋以後之說。不如漢人之說。東漢以後之說。又不如漢初人之說。至於說出春秋以前。以經證經。尤爲顛撲不破。惟說詩則不盡然。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案漢書敍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師丹傳治詩事匡衡。是班伯習齊詩。固傳家學。亦當是習齊詩者。而以齊韓或采雜說。非本

義魯最爲近。是三家雖所傳近古。而孰爲正義。孰爲旁義。已莫能定。以爲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若左傳國語禮記孟子荀子諸書所引。又在漢初以前。更近古而可信據矣。而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明載盧蒲癸之言曰。賦詩斷章。則傳載當時君臣之賦詩。皆是斷章取義。故杜注皆云。取某句。左傳與毛詩同出河間博士。故二書每互相援引。左傳如衛人所爲賦。碩人。許穆夫人賦。載馳。既有牽引之疑。而毛傳解詩。亦多誤執引詩之說。如卷耳。執左傳周行。官人一語。以爲后妃求賢審官。四牡懷和。周詠誤執國語爲說。皆未免於高叟之固。是以經證經。雖最古。而其孰爲作詩之義。孰爲引詩之義。已莫能定。以爲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朱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蓋古以詩書禮樂造士。人人皆能誦習。詩與樂相比附。人人皆能絃歌。賓客燕享。賦詩明志。不自陳說。但取諷諭。此爲春秋最文明之事。亦惟其在詩義大明之日。詩人本旨。無不瞭然於心。故賦詩斷章。無不暗解其意。而引詩以證義者。無不如自己出。其爲正義。爲旁義。無有淆混而歧誤也。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而詩義經燔書之後。未必盡傳。史記載三家。以申培轅固轅嬰爲初祖。而三家傳自何人。授受已不能詳。三家所以各成一家。異同亦無可考。況今魯故齊故韓故。無存於世。存於世者。惟韓詩外傳。而外傳亦引詩之體。而非作詩之義。毛傳晚出。漢人不信。後世以其與左氏傳合。信爲古義。豈知毛據左氏以斷章爲本義。其可疑者。正坐此乎。古義旣亡。其僅存於今者。又未必皆詩之本義。說詩者雖以意逆志。亦苦無徵不信。安能起詩人於千載之上。而自言其義乎。此詩所以比他經尤難分明。卽好學深思。亦止能通其所可通。而不能通其所不可通者。申公傳詩最早。疑者則闕不傳。況在後儒。可不知闕疑之意乎。

論關雎爲刺康王詩魯齊韓三家同

詩開卷有一大疑焉。以關雎爲周康王時詩是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儒林傳序曰。周室衰而關雎作。淮南汜論訓曰。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又詮言訓曰。詩之失僻。高誘注。詩者衰世之風也。漢書杜欽傳上疏曰。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劉向列女傳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雉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揚雄法言孝至篇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王充論衡謝短篇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袁宏後漢紀。楊賜上書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璫。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後漢書皇后紀論曰。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楊賜傳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應劭風俗通義曰。昔周康王一日晏起。詩人以爲深刺。天子當夜寢蚤作。身省萬機。張超誚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凡此諸說。後人皆以爲魯詩。其解關雎。皆以爲衰世之詩。康王時作。張超以爲畢公所撰。說尤詳明。且非獨魯詩然也。齊韓二家亦同。後漢書明帝紀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詩人言雉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韓詩之說同於魯而更詳。齊詩未見明文。說者疑齊詩與魯韓異。匡衡習齊詩者也。其上疏戒妃匹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

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則衡所習齊詩。亦與魯韓義同。致其貞淑。不貳其操云云。卽張超所云德不雙侶。劉向所云未見乘居匹處。薛君所云貞潔慎匹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云云。卽劉向所云夫人晏起。楊賜所云夫人不鳴璫也。且齊詩多同緯說。五際六情。皆出於緯。春秋緯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以緯證經。正與魯韓說合。齊詩旣多同緯說。其不得有異義可知。歐陽修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時。晁說之詩說。謂齊魯韓三家以關雎皆爲康王詩。其說不誤。

論關雎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關雎爲正風之首。孔子定詩之義。漢人已明言之。

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無傳之者。後卒亡於北宋。僅存外傳。亦非完帙。於是三家古義盡失。言詩者率以關雎刺詩爲三家詬病。謂誤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之本旨。呂祖謙曰。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其意蓋以關雎爲正風之首。不得以刺詩當之也。錫瑞案。以漢人之說攷之。三家並非不知關雎爲正風之首者。太史公習魯詩者也。外戚世家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妣。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劉向習魯詩者也。列女傳曰。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

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據此二說。則關雎爲正風之始。習魯詩者非不知也。匡衡習齊詩者也。其上疏云。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苟爽習齊詩者也。其對策曰。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據此二說。則關雎爲正風之始。習齊詩者亦非不知也。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繁。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案韓詩論關雎義尤闕大。何以又有關雎刺時之說。豈自言之而自背之乎。必以三家爲誤。豈一家誤而兩家亦從而誤乎。漢志言取春秋采雜說。非其本義。魯最近之。然則齊韓有誤。魯不應誤。何以魯詩明言關雎爲衰世之詩。康王時作乎。詩有本義。有旁義。如漢志說三家容有采雜說。以旁義爲正義者。而開宗明義。必不致誤。然則以爲正風之始。又以爲刺康王晏朝。二者必皆是正義而非旁義。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也。爲正風之始。孔子定詩之義也。安見旣爲刺詩。遂不可以爲正風。而冠全詩乎。張超曰。防微消漸。諷諭君父。此作詩之義。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定詩之義。據漢人之遺說。不難

一以貫之。後人疑其所不當疑。開章第一義已不能通。又何足與言詩。

論四始是孔子所定儀禮。亦孔子所定解。此乃無疑於合樂。關雎工歌。鹿鳴

孔子刪定六經。則定詩之四始。亦必出於孔子。自漢以後。經義湮廢。讀孔子之書者。必不許孔子有定六經之事。而以刪定六經之功。歸之周公。於是六經之旨大亂。而不能理。詩之四始。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自是定論。必不可不遵者也。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皆歌。文王之德。爲後世法。亦是定論。必不可不遵者也。然攷漢以前古義。惟文王清廟。是言文王。且是周公稱美文王。有明文可據。而關雎鹿鳴。無明文。呂氏春秋曰。周公作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漢書翼奉傳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世說新語荀慈明曰。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是文王詩爲周公作。古有明文。尙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而弦文武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劉向傳曰。文王旣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云。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是清廟詩爲周公作。古有明文。而徧攷古書。未有言周公作關雎與鹿鳴者。惟謝太傅劉夫人以關雎爲周公詩。見於世說。魯齊詩晉已亡。此非雅言。亦非古義。不可據。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是關雎鹿鳴。皆出於衰周。非周公作。亦非周公之所及見。四始之義。至孔子始定。孔子以爲關雎貞潔慎匹。如匡衡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者。惟文王太姒。足以當之。鹿鳴四牡皇華。亦惟文王率殷之叛國。足以當之。故推關雎鹿鳴。爲風與小雅之始。以配文王清廟。而爲四。四始之義。是孔子所定。非周初所有也。張超曰。孔氏大

之。取冠篇首。此以關雎冠篇首。出孔氏之明證。張超又曰。願得周公配以窈窕。此尤關雎不出周公之明證。若出周公。周公豈得自言。若關雎明指文王太姒。更豈得爲此言。窈窕淑女。屬太姒。乃周公之母。而願得周公配之。非病狂喪心之人。必無此荒謬不通之語。張子並作誚青衣賦。以誚蔡伯喈作青衣賦爲志。蕩辭淫。若先自居於荒謬不通。不反爲伯喈所誚乎。據張超所言。則關雎必不作於周公以前。而四始必由於孔子所定矣。或難之曰。儀禮周公之書。而鄉飲酒合樂。關雎之三。燕禮工歌。鹿鳴之三。非周公時已有關雎。鹿鳴之明證乎。曰。以儀禮爲周公書。亦是後儒之說。古無明文。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儀禮十七篇。亦孔子所定也。列女太姒傳引詩曰。大邦有子。又曰。太姒嗣徽音。不引關雎。是魯詩不以關雎詩屬太姒之證。

論班固云關雎哀周道而不傷爲哀而不傷之確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稱關雎以哀樂並言。自來莫得其解。毛序衍其說曰。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其解樂哀二字。殊非孔子之旨。自宋程大昌以後。多疑之。謂與夫子之語。全不相似。當爲衛宏所續。不出毛公。鄭箋知其不可通也。乃云哀當爲衷字之誤也。然衷窈窕仍不可通。且孔子明言哀而改爲衷。與孔子言哀不合。朱注論語求之未得。則宜其有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孔子言哀不言憂。朱以哀字太重而改爲憂。亦與孔子言哀不合。近儒劉台拱論語駢枝。謂兼關雎之三而言之。關雎葛覃樂而不淫。卷耳哀而不傷。引卷耳詩。維以不永傷爲據。魏源駁之曰。夫反側憂勞。豈得謂專樂無哀。既哀矣。可不紓其所哀何事乎。文

王化行二南之日。太姒歸周已數十年。而猶求之不得。寤寐綢繆何爲乎。若謂后妃求賢。則以文王之聖。又得太姒之助。卽未更得賢嬪。豈遂反側堪哀。且哀而恐至於傷乎。岐周國盡於渭地。不至河。而云在河之洲。明爲陝以東之風。非周國所采。而謂作於宮人女史。其可通乎。關雎房中之樂。后夫人侍御於君。女史歌之以節義序。豈惟有頌美無諷諭乎。錫瑞案魏氏駁劉知關雎爲諷諭。又以河洲非屬岐周。正可爲關雎非指文王太姒之證。而猶必以文王太姒爲說。故仍不得其解。竊嘗以意解之。關雎一詩。實爲陳古刺今。樂而不淫。屬陳古言。韓詩外傳云。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此之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屬刺今言。班固離騷序。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馮衍顯志賦。美關雎之識微兮。愍周道之將崩。哀卽哀王道。愍周道之義。不傷謂婉而多諷。不傷激切。此之謂哀而不傷。班氏於哀而不傷中。加王道二字。義極明晰。樂而不淫。關雎詩之義也。可見人君遠色之正。哀而不傷。作關雎詩之義也。可見大臣託諷之深。二義本不相蒙。後人併爲一談。又必專屬文王太姒而言。以致處處窒礙。謂君子求淑女。則必以爲文王求大姒。夫國君十五而生子。文王生武王。年止十四。有何汲汲至寤寐反側以求夫人。且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文王亦非可結婚自由。而自求夫人者。此說之必不可通者也。毛云后妃之德。並未明指太姒。序言憂在進賢。則已有后妃求賢女之意。鄭箋遂以爲后妃寤寐求賢女。其義亦本於三家詩。列女湯妃有藝傳引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詩推度災曰。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是魯齊詩已與鄭箋意同。乃鄭君之所本。然此亦是旁義而非正義。蓋不妬忌。雖爲后妃盛德。要不得爲王化之原。未足以冠全詩。且古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一姪一娣。左右媵各一姪一娣。是爲九女。貴妾之數。

早定。不待后妃求之。故止可爲旁義。而不得爲正義也。論其正義。是詩人求淑女以配君子。論其旁義。是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皆不指定文王太姒。朱子知其不可通也。以爲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爲作是詩。如其說。不知宮人爲何人。以爲文王之宮人。不應適夫人未至。而已先有宮妾。以爲王季之宮人。尤不應知世子寤寐反側之隱。且適夫人之得不得。尤非宮人之所能求。是皆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

論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爲規諫。范處義說得之。非本有是詩。而陳古以諷。

范處義逸齋詩補傳曰。關雎詠太姒之德。爲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蔚宗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爲康王大臣。冊命尊爲父師。盡規固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爲規諫。故孔子定爲一經之首。錫瑞案宋以後說關雎者。惟范氏此說極通。可謂千古特識。蓋作詩以陳古刺今者。畢公刪詩而定爲經首者。孔子在畢公視之。爲刺詩。在孔子視之。爲正詩。如此解。乃無疑於刺詩之不可爲正詩矣。惟范氏於張蔡二說。尙未能定。王應麟困學紀聞。亦以爲未詳所出。張超諡青衣賦。見藝文類聚三十五卷。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青衣賦見蔡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是以關雎爲畢公作。當屬張。而不屬蔡矣。又詩篇目論曰。司馬遷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亦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且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先聖孔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篇首。就如二

人之說其殆關雎之類。雖作於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事也。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刺明矣。案關雎、鹿鳴，同一刺詩，並見史記，皆作於文王之後，而追詠文王之事。故雖是刺詩，而可列於四始。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孔子讀關雎，何嘗不以爲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乎？關雎刺詩，可冠經首。鹿鳴刺詩，何獨不可冠小雅篇首乎？范氏明於關雎而昧於鹿鳴，所見未諦。蓋逸齋補傳專宗毛鄭，故雖稱引古義，而仍不能釋然於傳箋也。薛士龍答何商霖書曰：「來教謂詩之作起於教化之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爲據。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於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困學紀聞曰：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詩作諷也。原注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案此皆調停之說也。不欲違背古義，又不能屏除俗說，乃謂周初本有關雎、鹿鳴之詩，後人陳古以爲諷刺，據鄭君云：賦者或造篇，或述古，則以關雎爲畢公作，謂是述古而非造篇，似亦有可通者。而揆之漢人所引三家詩義，則實不然。史記兩言關雎作法，言云關雎作乎上，論衡云周衰而詩作，楊賜云關雎見幾而作，既皆云作，必是造篇。且關雎若本有是詩，女史歌之房中，康王必已飫聞。畢公雖欲託諷，何能使王感悟，未可以召公之常棣比。畢公之關雎也，薛以禮經爲疑，不知禮經非必出於周公，但知六經皆孔子所定，則於諸經皆豁然無疑矣。歐陽修曰：關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配於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其左右勤其職事，則可以琴瑟鐘鼓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傷。朱子以儀禮已有周南疑之，由不知禮經亦孔子所定。」

論魏源以關雎鹿鳴爲刺紂王臆說不可信三家初無此義

魏源詩古微四始義例篇曰二南及小雅皆當殷之末季文王與紂之時謂誼兼諷刺則可謂刺康王則不可並誣三家以正風雅爲康王時詩尤大不可蓋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詩人之本誼也以文王時諷諭王室之詩施之後王者國史之旁誼非詩人之本誼也攷關雎之爲刺詩魯詩則見於史記漢書劉向揚雄張超之著述韓詩則見於後漢書明帝之詔楊賜之傳馮衍之賦鹿鳴之爲刺詩則亦見於史記王符潛夫論蔡邕琴操之稱引其間有本義有旁義在善學者分別觀之三家旣以關雎鹿鳴與文王清廟同爲正始必非衰周之詩韓序祇云關雎刺時也未嘗言刺康王則是思賢妃以佐君子卽爲諷時之誼但在文王國中爲正風正雅者在商紂國中視之則爲變風變雅此關雎鹿鳴刺時之本誼也在盛世歌之爲正風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卽爲變風變雅此畢公刺康王之旁誼也又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廢書而歎曰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自注周當爲商蒙上文師摯紂箕子而言之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西漢今古文說皆謂師摯以商紂樂官而歸周韓詩外傳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紂之餘民也故師摯作樂之始甫聞關雎之亂蓋以關雎樂章作於師摯洋洋盈耳之日正靡靡溺音之時大雅首文王而往復於殷命之靡常周頌首清廟而肇禋於多士之駿奔四始皆致意於殷周之際豈獨關雎鹿鳴而已乎故曰詩三百篇皆仁聖賢人發憤之所爲作也摯而有別卽樂而不淫寤寐反側卽哀而不傷錫瑞案以摯而有別爲樂而不淫寤寐反側爲哀而不傷前人解關雎詩皆如此說而樂與哀屬何人說則無以質言之三家詩並無以關雎屬文王太姒之明文焦氏易林云關雎

淑女賢聖配偶。未嘗云是文王太姒。卽毛詩亦止云后妃之德也。未嘗言后妃爲何人。則以屬文王太姒者。自是推論之辭。若質言之。動多窒礙。范處義云。作於文王之後。追詠文王之事。斯爲得之。魏源作詩古微。意在發明三家。而不知四始定自孔子。非自周公。關雎雖屬刺詩。孔子不妨以爲正風。取冠篇首。六經皆孔子手定。並非依傍前人。魏氏惟不知此義。故雖明引三家之說。而與三家全相反對。三家明云周衰時作。魏云必非衰周之詩。三家明云是刺康王。魏云未嘗言刺康王。且改其說。以爲是刺紂王。而美文王。試問魏所引魯韓詩。有言及紂王一字者乎。魏謂前人誣三家以正風雅爲康王詩。前人實未嘗誣。而魏臆造三家以關雎爲刺紂王之說。則誣甚矣。太史公明言周道缺。魏臆改周爲商。牽引師摯紂箕子而並言之。案三家皆以關雎爲識微爲豫見。康王晏起。大臣見幾。正與師摯審音箕子歎象箸相似。非以三事并合爲一。至孔子云師摯之始。此師摯又非紂時之師摯。必是孔子同時之人。故聞其歌關雎。而有洋洋盈耳之歎。若是商周時人。孔子安得聞之而歎之乎。必不可并合爲一也。史記儒林傳序。周室衰而關雎作。正與周道缺關雎作一轍。如魏氏說。將並改周室之周字爲商。以就其說乎。劉向揚雄王充楊賜應劭張超皆明云刺康王。如魏氏說。亦將一概抹掇之乎。魏以畢公爲賦詩。非作詩。卽宋薛士龍呂元鈞之意。又強牽合師摯與紂。造爲刺紂美文之說。則又宋儒之所未言。不知解經是樸學。不得用巧思。解經須確憑。不得任臆說。魏誣三家而創新解。解關雎一詩。卽大誤。恐其惑世。不得不辨。

論四始之說當從史記所引魯詩詩緯引齊詩異義亦有可推得者

毛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

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玄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案孔疏以四始爲人君興廢之始。義殊不瞭。陳啓源謂風雅頌四者卽是始。非更有爲風雅頌之始者。則何必言四始。毛序又何以關雎爲風之始乎。攷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文王爲頌始。義始瞭然。太史公據魯詩。毛以關雎爲風之始。則亦與魯詩不異矣。詩緯言四始。乃齊詩異義。近儒孔廣森推得其說曰。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應鍾爲均也。四牡則太簇爲均。天保夾鍾爲均。嘉魚仲呂爲均。采芑蕤賓爲均。鴻雁夷則爲均。祈父南呂爲均。漢初古樂未湮者如此。故翼奉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厯。觀情以律。律厯迭相治。夫天地稽三昧之變。亦於是可驗。古之作樂。每三詩爲一終。經傳可攷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鳴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然采薇出車。杕杜。皆所以勞將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兄弟。蓼蕭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諸侯。亦三篇同奏。確然可信者也。說始際者。則以